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

(蒙古源流研究之一)

陳寅恪

小徹辰薩囊台吉著蒙古源流，其所紀土伯特事，蓋本之西藏舊史。然取新舊唐書吐蕃傳校其書，則贊普之名號，往往不同，而年代之後先，相差尤甚。夫中國史書述吐蕃事，固出於唐室當時故籍，西藏志乘，雖間雜以宗教神話，但歷代贊普之名號世系，亦必有相傳之舊說，決不盡爲臆造。今二國載籍互相差異，非得書冊以外之實物以資考證，則無以判別二者之是非，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也。

蒙古源流卷二云「穆迪子藏（坊刊本作滅誤）瑪達爾瑪持（坊刊本作特誤）松壘羅壘倫多卜等兄弟五人，長子藏瑪出家，次子達爾瑪持松（略一壘字滿文本已如是）自前歲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所生，歲次戊戌年十三歲，衆大臣會議輔立即位，歲次辛酉年三十六歲，歿，汗無子，其兄達爾瑪即位」云云。按小徹辰薩囊台吉以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一歲爲紀元，據其所推算佛滅度之年爲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故其紀元前之戊子元年爲西歷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其所謂自前戊子紀二千九百九十九年之丙戌年，即西歷紀元後八百六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戊戌年即西歷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辛酉年則西歷紀元後九百零一年，唐昭宗天復元年。惟蒙古源流此節所紀達爾瑪持松壘贊普之名號年代。皆有譌誤，茲先辨正其名號，兼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然後詳稽其年代之先後，以訂正中國西藏二國舊史相傳之譌誤，或可爲治唐史者之一助歟。

名號之譌誤有二，一爲誤聯二名爲一名，一爲承襲蒙古文舊本字形之譌而誤讀其音。

何謂誤聯二名爲一名？按新唐書吐蕃傳「贊普（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贊普）立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唐紀十三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條云「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及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坊刊本蒙古源流考卷二「汗（指持松壘）無子，其兄達爾瑪癸未年所生，歲次壬戌，年四十歲，即位，因其從前在世爲象時，曾設惡愿，二十四年之間，惡習相沿，

遠傳稱爲天生邪妄之朗達爾瑪」。(按藏語謂象爲朗 glan) 又藏文嘉刺卜經 rgyal-rabs 者，(聞中國有蒙文刊本，予未見)本書譯本子注，及四庫總目提要，皆言其與小徹辰薩囊台吉所紀述多相符合，今據 Emil Schalgintweit 本嘉刺卜經藏文原文第十二頁第十二行，其名亦爲 Glan-darma，即本書之朗達爾瑪也。而本書之持松壘，在嘉刺卜經則稱爲 ral-pa-chan，與朗達瑪爲二人，章章明甚。又乾隆中勅譯中文首楞嚴經爲藏文時，章嘉胡圖克圖言此經西藏古譯本爲五百年前之浪達爾瑪汗所毀滅云云。

(見清高宗御製文集藏譯楞嚴經序)持松壘與達爾瑪孰爲兄弟，及浪達爾瑪汗是否生於乾隆前五百年，以至首楞嚴經乾隆以前有無藏文譯本，皆不必論，而持松壘與達爾瑪之爲二人，則中國史籍，蒙古源流本書，及西藏歷世相傳之舊說，無不如是。今景陽宮所藏蒙古源流滿文譯本，誤聯達爾瑪持松壘二名爲一名，此必當日滿文譯者所據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進呈之蒙文本，已有此誤，以致輾轉傳譌，中文譯本遂因而不改，即彭楚克林沁所校之中文譯本，(曾見江安傅氏轉錄本)亦誤其句讀，以予所見諸本，惟施密德氏 Isaac Jacob Schmidt 之蒙文校譯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實較成袞札布本爲佳也。

何謂承襲蒙文舊本字形之譌而誤讀其音？此贊普名號諸書皆差異，今據最正確之實物，即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據前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藏繆氏藝風堂拓本)補正其省略譌誤，并解釋其差異之所由來焉。

按長慶唐蕃會盟碑碑陰吐蕃文首列贊普名號，末書唐長慶及蕃彝泰紀元，其所載贊普之名號爲 Khri-gtsug lde-brtsan。近年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亦同，(見 F. W. Thomas: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P. 71. 72. 76.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an. 1928)。茲取此碑碑陰蕃文，歷校諸書，列其異同於左。

新唐書吐蕃傳「元和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爲贊普」，按可黎可足即碑文之 Khri-gtsug，其下之 ldebrtsan 則從省略，且據此可知當時實據藏文之複輔音而對音也。

資治通鑑 卷二百三十九唐紀五十五「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又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

弟達磨立」。按會盟碑陰末數行吐蕃年號爲 Skyid-rtag，即彝泰之義，然則可黎可足之號爲彝泰贊普者實以年號稱之也。

菩提末 (Bodhimör) 此書紀贊普世系，實出於藏文之嘉刺卜經，據施密德氏蒙古源流校譯本第三百六十頁所引菩提末之文，此贊普之名爲 Thi-a'Tsong-lTe bDsan。按此書原文予未見，此僅據施密德氏所轉寫之拉丁字而言，Thi 者藏文 Khri以西藏口語讀之之對音，嚴格言之，當作 Thi。lTe 者據會盟碑蕃文應作 lDe，蒙文 dt 皆作 d 形無分別，bDsan 即碑文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之 brTsan，此乃施密德氏轉寫拉丁字之不同，(藏文古寫僅多一 r)非原文之有差異也。惟 atsong 一字，則因蒙文字形近似而譌，蓋此字依會盟碑蕃文本，及西北發見之藏文寫本，應作 gtsug，蒙文轉寫藏文之 𑄖 (g) 作 𑄗 形，轉寫藏文之 𑄚 (a) (或作 𑄛) 作 𑄜 形，ug, ük 作 𑄝 形，ung 或 ong 作 𑄞 形，字體極相似故譌。或菩提末原書本不誤，而讀者之誤，亦未可知也。

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譯本 據此本，此贊普名作 Thi-btsonglTe，此名略去名末之 b.tsan。至 btsong 者，gtsug 之譌讀，藏文 𑄖 (g) 字，蒙文作 𑄗，與蒙文 𑄚 (b) 字形近故譌，蒙文之 ug 轉爲 ük 亦以形近誤爲 ong，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古源流滿文譯本 蒙古源流中文譯本非譯自蒙文，乃由滿文而轉譯者，今成袞扎布進呈之蒙文原本，雖不可得見，(予近發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有蒙古源流之蒙文本二種。一爲寫本。一爲刊本。瀋陽故宮博物館亦藏有蒙文本。蓋皆據成袞扎布本鈔寫刊印者也。)幸景陽宮尚藏有滿文譯本，猶可據以校正中文譯本也。按滿文本，此贊普名凡二見，一作 Darmakriltsung Lui，一作 Darmakribtsung，皆略去 Brtson 字。此名誤與達爾瑪之名聯讀，已詳上文。惟藏文之 Khri，滿文或依藏文複輔音轉寫，如此名之 Kni 卽其例，或依西藏口語讀音轉寫，如持蘇隴德燦 Cysurong tetsan 之 Cy (滿文 𑤅𑤿) 卽其例，蓋其書之對音，先後殊不一致也。ung 乃 ug 轉爲 ük 之誤，見上文菩提末條。又藏文 lDe 所以譌成墨者，以蒙文 t 字 d 字皆作 d 形，o 字 u 字皆作 d 形，又 e 字及 i 字結尾之形作 𑄗 及 𑄘，皆極相似，頗易清混，故藏文之 lDe，遂譌爲滿文之 Lui 矣。或者成袞扎布之蒙文原本，亦已譌誤，滿文譯本遂因襲而不知改也。

文津閣本及坊刊本漢譯蒙古源流 中文蒙古源流既譯自滿文，故滿文譯本之誤，中文譯本亦因襲不改，此二本中，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持松壘，一作達爾瑪持松，滿文 Kri 作持者，依藏文口語讀之也。按義淨以中文託爲梵文 tha 字對音，（見高楠順次郎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則 thi 字固可以滿文之𑖦 (Cy) 字，中文之持字對音。又此本持字俱作特，乃誤字，而先後校此書者皆未改正，松字乃滿文 Tsung 之對音，其誤見上文菩提末條。

蒙文書社本漢譯蒙古源流 此本此贊普名一作（達爾瑪）哩卜崇壘，一作（達爾瑪）持松哩卜崇。第一名作哩者，依滿文 Kri 而對哩音，其作卜者，滿文譯本固有 b 字音也。第二名則持哩二字重聲，松崇二字亦疊音，殆當時譯者並列依原字及依口語兩種對音，而傳寫者雜糅爲一，遂致此誤歟？餘見上文。

此贊普之名號既辨正，其年代亦可得而考焉。唐會要卷九十七，「元和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贊普卒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論乞冉獻馬十四玉帶金器等」。舊唐書吐蕃傳「憲宗元和十二年吐蕃以贊普卒來告」。新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贊普死使論乞聶來（告喪），可黎可足立爲贊普」。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唐紀五十五「憲宗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新唐書吐蕃傳「贊普立（指可黎可足）幾三十年，死，以弟達磨嗣」。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唐紀十三，會昌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贊普之喪，略云「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爲彝泰也」。蒙古源流卷二「持松壘歲次戊戌年十三歲衆大臣會議輔立即位，在位二十四年，歲次辛酉，三十六歲歿」。據小徹辰薩囊台吉書所用之紀元推之，戊戌爲唐僖宗乾符五年，西曆紀元後八百七十八年，辛酉年爲唐昭宗天復元年，西歷紀元後九百零一年。（諸書之文前已徵引茲再錄之以便省覽而資比較）按蒙古源流所載年代太晚，別爲一問題，姑於此不置論。而諸書所記彝泰贊普嗣立之年，亦無一不誤者。何以言之？唐蕃會盟碑碑陰蕃文，唐

蕃二國年號並列，唐長慶元年，當蕃彝泰七年，長慶二年，當彝泰八年，長慶三年，當彝泰九年。又新唐書吐蕃傳，長慶二年劉元鼎使吐蕃會盟還，虜元帥尙埲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云云。考舊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十月十日命崔植王播杜元穎等與吐蕃大將訥羅論等會盟於長安，盟文末有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尙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之語，則是劉元鼎長慶二年所見虜帥徧曉諸將之盟策，即前歲長慶元年之盟策，故彝泰七年即長慶元年，而非長慶二年，梁曜北玉繩元號略，及羅雪堂振玉丈重校訂紀元編，皆據此推算，今證以會盟碑碑陰蕃文，益見其可信。故吐蕃可黎可足贊普之彝泰元年，實當唐憲宗元和十年，然則其即贊普之位至遲亦必在是年。唐會要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所載年月，乃據吐蕃當日來告之年月，而非當時事實發生之真確年月也。又蒙古源流載此贊普在位二十四年，不知其說是否正確，但憲宗元和十年，即西歷紀元後八百十五年，為彝泰元年，文宗開成三年，即西歷紀元後八百三十八年，亦即補國史所紀可黎可足贊普卒之歲，為彝泰末年，共計二十四年，適相符合。予於蒙古源流所紀年歲，固未敢盡信，獨此在位二十四年之說，與依據會盟碑等所推算之年代，不期而關合，似非出於臆造所能也。

綜校諸書所載名號年代既多譌誤，又復互相違異，無所適從。幸得會盟碑碑陰殘字數行，以資考證，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譌讀，皆賴以訂正。然中外學人考證此碑之文，以予所知，尙未有論及此者，故表而出之，使知此邏迦片石，實為烏斯赤嶺（此指拉薩之赤嶺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尋常碑碣，僅供攬古之士賞玩者可比也。

（予近檢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見八婆羅夷經附載當日吐蕃詔書。中有「令諸州坐禪人為當今神聖贊普乞里提足贊聖壽延長祈禱」等語。案，乞里提足贊即 Khri-gtsug-lde-brtsan 之音譯。提足二字當是傳寫誤倒。此乃關於彝泰贊普之新史料。可與茲篇互證者也。